



是交響也是詩

劇場，是我最熟悉、最喜歡的地方。不論在中國外國，每到一處，主人或嚮導問想去哪裏，第一個反應就是去劇場，尤其是沒有觀眾的空蕩劇場，彷彿魂靈所繫。一場疫情中斷了我所有劇作的演出，將我和劇場隔離，這隔離不是14天，是整整11個月，此間我沒有進過劇場。

走進文化中心不禁有些激動，這個演出過我多個劇本的地方，竟然變得有些陌生。香港文學、藝術、美術、攝影各界精英基本到齊，是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香港文學藝術聯合會成立大會，特首、特區政府官員、中聯辦負責人都到了，唯一與往日不同的是沒有酒會。

剪綵儀式後，香港樂團演出紀念貝多芬交響樂《天空交響曲》。交響樂主要是聽音樂，香港人愛新巧，交響樂也會有新花樣。比如我參與過的香港三大藝團合作的《誰遣香茶挽夢回》、《酸酸甜甜香港地》都是大樂團配合歌舞、話劇，舞台上說有200多人。此次是疫情中的演出，台上人不可太多，樂隊加合唱團已經100多人，不可再加，竟然想出以天幕攝影配合音樂的方式，也算是創舉。

攝影師李秀恒是這場交響樂

的主角。李秀恒被形容為「一個懷着陀飛輪闖進光影世界的人」。陀飛輪裝置極其複雜，由於製作工藝要求相當高，陀飛輪便是高級手錶的代名詞。李秀恒是鐘錶商人兼攝影家。他喜愛文學、藝術、古董、最喜愛攝影。他有機會去世界各地做生意，也會像旅遊記者一樣，用相機記下每個場面細節。李秀恒攝影作品出現在天幕上果然不同凡響。

音樂會分為命運、田園、英雄、歡樂四大樂章。其中「英雄交響曲」是貝多芬作給他敬佩的英雄拿破崙的。得知拿破崙稱帝後，貝多芬認為拿破崙只是為了私利而不是正義，憤然在樂譜上將拿破崙的名字挖下一個洞。貝多芬樂章中的英雄，化為非洲五大猛獸，大象、獅子、豹、犀牛、水牛，為了生存在曠野中奔馳，在牠們爪牙利口下掙扎求生的動物，都是天野間的英雄。

音樂會在氣勢輝煌的「歡樂頌」篇章中結束，天幕上配合的是千萬隻漫天自由飛翔的雀鳥。走出文化中心，夜幕下的香港如七彩寶珠，還是那麼美，美得醉人，像樂曲，像詩。正如盧新寧女士所說，文學藝術有獨特的社會功能，可以療治世道人心，以手中之筆彌合人心，凝聚共識，以真善美給予這座城市——我們的家，活力和希望。



鴛鴦與包混血迷思

平實的文字，簡潔的構思，司徒衛鋪（William Szeto）《回憶的味道》十二章讀來趣味豐富，也引發相關枝葉發展。

「鴛鴦的溝飲文化」激起重疊的香港「混血食制」思緒，愈去愈遠超越司徒味道回憶的原意；回憶是藥引，嘗試填補我們習慣性手到擒來餘下的黑洞，成為更寬更廣的無窮樂趣。

論混血，澳門雖然比香港小，歷史卻更長遠至明朝，澳葡混血兒並混血文化早已確立獨特名稱Macanese。或許受制於地域窄小，雖有澳葡食制，究其內容雖未至乏善足陳，選擇亦有限。主要為葡萄牙食制或澳葡屋企飯餸，缺乏再進一步的混血飲食文化成果。

筆者有幸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澳門廠商賞識，資助製作生平首個時裝系列，往返港澳達三個月，憑此對澳門方面認識了一些片面。習慣英國下午茶之茶或啡 Danish Pastry 或司空 Scone 小包，回港後晏晝三點三下午茶餐雖非琳瑯滿目，不乏選擇，起碼比英式下午茶內容更豐富。當年澳門幾個月，每到下午茶時間必現忐忑，茶餐廳極不普遍，工廠區域尋一杯正經咖啡或茶頗不容易，更遑論馳譽世界的葡撻 Pastel de Nata。澳門葡撻的盛行遲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始創於路環

島「安德魯」餅店，比諸葡撻發酵，爾後為香港成名立萬的港式蛋撻晚了好幾十年。

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童年在毫半子（一角五仙）兩個菠蘿包、雞尾包、豬仔包、墨西哥包圍繞中度過（當然不缺廣東叉燒包、臘腸包、雞頭大包、上海小籠包、牛肉包、窩貼、菜肉包……）但現代人叫麵包這個「包」字，尤其其的包而非蒸的包，源自中國？還屬舶來？

麻煩了三聯出版社副總編輯李安，從 Google 查到辭源，辭海為我尋找「包」這個字何時在中國出現？活用於何時何物？當然歸納食物類別。

最遠尋得宋代羊肉包子，相信與後來小籠包子一脈相承，卻非近代始普遍的烘焙麵包，那是舶來之物，包括「包」這個名字。

十多年前遊巴西，打卡於里約熱內盧海岸至高，建立起巨型十字架 Christ the Redeemer 耶穌山，遙望里約著名糖包山 Pao de Acucar；即時彈出問號：Pao、包這個字源自西洋還是中國？

後來從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洲乃至前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吃過與香港相近的一眾「麵包」，肯定源自葡萄牙古字 Pao。尋找中國的包子，其「包」可能需要溯源自形似女性專用繡荷包。



咖啡奶茶，鹹牛肉雞蛋豬仔包，香港人早餐或下午茶之日常。 作者供圖



無能為力只好送上祝福

最近我看見一位在臉書的朋友所寫的說話：「最遙遠的距離，是明明只有咫尺之隔，也未能來到床前探望，只好在門外，喃喃送上祝福。」

其實早在疫情開始的時候，患病的人送到醫院需要隔離，就已經知道，就算身邊多親密的人入院，也未能去探望。其實當一個病患者在醫院治療期間，好需要有人去給點支持及鼓勵，偏偏這個疫症就不可以這樣做。最可惜的是，當有些病患者因為身體支持不住離世，從入院到離世也沒家人在身旁，這種情況，想起便覺得很悲哀。

最近自己也有親身的經歷，就是遠在美國紐約，有一個下午，懷孕7個月BB的外甥女獨自在家，小生命突然活躍起來，令到她痛楚不已，甚至覺得小生命好像快要出來似的。因為她的老公及家人當時不在家，所以她連忙執拾小行李便獨自去醫院。當然我們一家人也非常緊張，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經過數小時之後，終於有消息，她拍攝短片給我們知道她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她雖然年紀小小，已經懂得很多人情世故，知道我們非常擔心她的身體狀況；另一種擔心就唯有她自己面對，旁人也沒有機會可以幫助，尤其是大多數親人都在香港。所以她不斷跟我們說：「不用擔心。」她還說：「暫時情況也控制得住，只是身體有些反應比正常大，如痛楚及血壓上升，血糖也高了很多。」我們其實很擔心她。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位母親，由懷孕到生下小孩也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懷孕的經歷及過程就算自己沒有經驗，也想像得到那種辛苦，尤其是當懷有小生命有任何跡象出現時，大家也會緊張起來。還記得有一位台灣藝人徐若瑄，她懷孕的時候，就是經歷好像我外甥女的情況，結果她要躺在床上安胎半年以上的時間，不可以有大動作。可以想像得到，她那些歲月是怎樣捱過來的，幸而最後小生命也非常健康地誕生。

說回我的外甥女，當她有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也緊貼着她的消息，一直希望她可以捱過這一難關，經過幾天住院之後，終於可以出院，只是在家中要好好休息及我們俗稱的「養胎」。我可以说，她也是其中一個偉大的母親。所以有時看見一些新聞，見到子女跟父母產生拗拗，甚至乎傷害對方，真的有點不明白，當然我也知道，可能有些父母又不似我們預期的好，所以子女有時也忍受不住，但我相信，任何事情也可以解決，因為他們是你們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她要經歷很多辛酸的過程才可以把我們生下來，所以就再難忍受，也應該做好自己本分，每天懷着感恩的心。

所以每年當我生日的日子，也會打電話給母親說「生日快樂」，因為自己的生日，其實就是母親把我誕下來的辛苦日子。



跳舞與疫症

之前擔心香港會出現第四波新冠肺炎疫症，不幸言中，而且每天以雙位數字增加，特別是跳舞群組超越前幾個月樂隊群組，很多人問為什麼？

我從來不跳舞所以不知道箇中的情況，但從常識來看樂隊是在演唱的一個角落表演，和客人直接接觸少，他們的傳播途徑主要是樂隊成員和成員之間，他們輪流去不同的餐廳表演而傳染給其他同事或朋友，而樂隊的人多數是外籍人士，他們的家人不在香港，所以傳染的人數相對沒有那麼大範圍。

而跳舞群組的人士家在香港，生活圈子中很多家人和朋友，跳舞的運動量很大，戴着口罩很難呼吸，交際舞多數會近距離接觸，而且不同的舞換不同的舞伴，大部分的跳舞場地都是密封靠冷氣，如果有地氈或者冷氣系統的通風設備不夠的話，再加上假如不是人人都戴好口罩只要有一個人感染就容易傳給其他舞伴和周圍的親友。而且這些人士很多都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某程度上掉

以輕心，以為疫症和自己沒有關係而疏忽了防護。

現在政府正在做很多工作希望堵塞漏洞，盡量找出隱形沒有症狀的病人，希望切斷傳播鏈，亡羊補牢。

但另一個令我擔心的是很多打工仔年尾都要清假，而今年不能外出旅行，所以將假期都放在年尾，而香港地方人口密集，12月很多公眾假期和年假，會增加朋友之間的聚會，雖然政府有限聚令，但家居和私人地方是不受管制的，靠的是大家的自覺遵守，為己為人，做好自己本分，最基本的預防措施要去做足，例如不要太多人聚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正常的社交距離，無論家居或辦公室都要做好通風措施，如果發現自己有上呼吸道感染或發熱等症，例如咳嗽、氣促、發燒等也應該盡快看醫生或接受新冠病毒的測試，在未得到明確結果之前不要到處去，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而令到周圍的親人、朋友受感染，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以免大意失荊州。



鍾情

初冬，陸續見路人手捧鮮花或拎着火紙，回到家我才反應過來，寒衣節近了。次日，午後，在對面小區的商業街上，薄薄的陽光打在一家具店的牌匾上，進屋各種文具琳瑯滿目，角落處四方桌上擺放着財神和香爐，轉身間倏地一個影子閃過，我再定睛一看，桌上蹲着一隻狸花貓，乾淨、臃腫、雜毛、眼睛賊亮，引人發笑。

這時候，有人進來買火紙，牠也不驚慌，氣定神閒地與人對視，那人離開時說道：「你家這貓佔了財神的地方，真有意思！」老闆不語，繼續低頭看手機。

這場場令我反覆回味。一邊是商家供奉的財神，一邊是家裏餵養的狸貓，看似貓味有些不敬，但轉念一想，說不定財神喜歡着呢。人世間，有些事情總是難以說清。寒衣節，民間有為逝者送寒衣的說法，在鄉下農人會把秋收的物品供上，並報告一年的豐收成果。對城裏人來說，這個節日似乎更是轉折和停頓，讓人放緩腳步，面向過去，感恩生活。

天變冷，北風緊，就會愈發想逝者親人，這是人之本性。連日來我經常呆坐在輪椅上，不可遏止地想爸爸，他離開我139天了，我似乎慢慢適應他離開了的生活，但是，常常一件小事牽扯起來，就讓我不能自己，思念如潮水般湧來，以致胸口隱隱作痛。我絮絮寫下一些日記，有時候失眠又從床上爬起來寫，寫完了心裏平和很多，冥冥中好像爸爸聽到了我的呼喚。我在日曆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標記，那天傍晚，手機鈴聲突然響個不停，我抱着手機愣了半天，原來，那個時間正是爸爸去世的時間，我收藏這個時間是收藏一份記憶。後來想想，我收藏記憶也是直面死亡。

生與死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功課，很多時

候我們都在虛度，對死視而不見，直到飽嚙離別之痛，才被動成熟起來，有足夠的勇氣辨清人生。最讓我受益的是《紅樓夢》，賈寶玉有段話，此前我從未注意過，卻是最深沉的哲學。他跟襲人說：「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又說過：「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寶玉把生死這件事看得通透，他對生命自有一番珍視。我恍然覺得，曹雪芹的詩性筆觸無時不在寫生死，每一章都暗藏著生與死、善與惡、熱鬧與孤獨、繁華與荒涼的生命比照，以此引人懺悔。第四十三回中，王熙鳳過生日，大家一起湊錢為她置辦酒席，而這天也是大觀園詩社聚會的日子，所以就更加熱鬧了。然而，這天寶玉心裏有私心事，一大早就穿着素衣出門了，大家誤以為北靜王府有喪事。原來，他帶着書僮若煙去了城外二里遠的水仙庵，祭祀被王夫人逼死的丫頭金釧。他特意找了一塊乾淨的地方。尼姑準備的香供、紙馬等祭品，他一概不要，只借了個香爐，暫掘土為香，茗煙口中祝禱，說道：「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令人動容。回去後，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只有黛玉懂得，冷冷說道：「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裏的水舀一碗看看哭去，也就盡情了。」一個是鳳姐過生日「開取樂」，一個是寶玉祭祀被遺忘的丫頭「不了情」，兩種生命場景，氳氳別樣滋味，我愈發地感受到荒誕與無常。想想，寶玉祭祀的是卑微的丫頭，何嘗不是祭祀自己逝去的大把青春呢？寶玉內心深處的感念，舉手投足的敬重，不易覺察的悲憫，他儼然是曹雪芹看待人生的一雙慧眼。

且把思念做羽衣

回到現實中，每回對逝者的懷念，無疑都是我們對生活的感恩和對自己的完善。父親用過的物品，我不捨得扔，剃鬚刀、小刷子，還有收音機、電池，新的舊的攢了好多，壞了牠也不捨得棄之；他有隨手記事的好習慣。工作手冊上、卡片紙上記了好多當年給我看病的信息，那天又翻出很多廣告單頁，已經泛黃薄碎，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那是爸爸騎着自行車四處奔走求來的藥方！

年少不懂事，懂事已中年，我拿什麼去報答父恩？我已經沒有機會！我清楚記得，大約是2005年初冬，爸爸從報紙上看到有位太原名醫來濟會診，他沒和家裏說，從廠裏下了夜班就騎上自行車直奔東郊某醫院，排到下午拿到了第一號，然後風塵僕僕趕回家裏，一進門兩步趨趨，滿臉激動地說：「快，收拾東西，快走，這下你的病有希望了！」那個時候我對治療已經不抱希望，他再三勸說，連拉帶拽把我抬到三輪車上，媽媽坐公交，他騎三輪車帶着我。我已經忘記爸爸是怎樣頂着大北風，一路上沿路車，把我送到醫院。從太原來的女院長把脈問診後，讓辦理住院手續，從那天到春節前出院，我住了三個月，爸爸每天來回跑，不會做飯的牠愣是逼出了一身功夫，當他拎着保溫桶推開病房的門，我瞬間濕了眼眶，他搖晃着滿頭白髮，頭上汗涔涔的，說道：「趁熱吃，多吃點！」醋溜土豆絲、西紅柿炒蛋，煎雞蛋燻鰻鮑，雖是家常飯，我卻吃得心滿意足，暖心暖肺，那是他忙活幾個鐘頭的勞動成果。他穿着笨重的厚棉褲，從城西到城東騎車一個多鐘頭跑來，每天的等候成為我最溫暖的時刻。我多麼想再吃一回爸爸親手做的西紅柿燻鰻鮑，兩個煎蛋，油多多的，湯也香香的，連吃兩大碗！

十月初一送寒衣，我把思念做羽衣。願我的文字化作颯風禦寒的美麗羽衣，送給天堂裏的爸爸，輕盈、溫暖，永遠陪伴。

西九文化區的自由空間劇院啓用後不久，我去過一次。那次很幸運，由於是星期六，往返都有人載我。所以雖然我知道要到那兒並不容易，由於以車代步，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不便。

這次我要在一個星期五下午去呢稱大盒的自由空間看劇，沒有私家車可坐了，只得預早查詢如何前往該處。雖然我在網上得悉有小巴到達，但是那會到太倉的劇場人都給我相同的建議：直接由九龍站步行到目的地。我明知那是一條頗長的路，就當做運動好了。

那個下午，我預早了很多時間，由九龍站開始走到大盒。我從九龍站走到橫跨西隧入口的天橋上時已經走了不少路。過了天橋，橋底便是西九文化區公園的入口，跟着便要走一條更長的路。有人告訴我公園有暗頭，不知道我是否走錯路，沿途都沒有公園的感覺，見到的只是地盤，有些建築工人正在開工。那個下午太陽很猛烈，幸好我準備了太陽眼鏡和傘子。好不容易到達大盒。我沒有認真計時，我猜想大概走了約20多分鐘的路程。以一般劇院與港鐵站的距離來說，大盒可



獎盃女友

剛剛看完了網上最近火熱的英美劇集《王冠》(The Crown, 見圖)第四季。最被熱論的，當然是裏面在本季登場的戴安娜王妃和英國王儲查理斯的婚姻問題。我和女友看得聚精會神，她認為查理斯是全世界最混賬的男人，因為他一直和卡米拉一起，這段婚姻從來都是三人行，而戴安娜其實很痛苦，因為查理斯一直對她冷落。

我不會針對戴安娜因此作出的出軌作什麼評論。香港人覺得這很不道德、很誇張，也是對我女友這麼多年來最大的批判。我也不認為戴安娜和查理斯本身年齡、背景、喜好的分別，有什麼值得大做文章——他們本來就是一個權宜之計，明顯不是出於真愛，而是因為表面合適。

我反而是想擁護王儲查理斯。我很欣賞近年的他，甚至購置他穿的西裝。在我看來，查理斯是一個充滿深度的人。誠然，卡米拉各方面條件都沒有戴安娜好，而且已婚有孩子，但查理

斯一直忠誠，不離不棄。近年來他們的恩愛，有情人終成眷屬，也獲得國民的好評。

我認為戴安娜確實不適合作婚姻伴侶。原因很簡單——她太自我。我不會像查理斯般妒忌對方所獲得的國民寵愛和目光，但我同意戴安娜不是一個伴侶，更像是一個對手。我看看戴安娜，我看到的是明星，和我遇過的那麼多位娛樂圈女星一樣，眼裏只有自己，沒有別人。

戲中為查理斯慶生，突然走到舞台劇台上表演，以為這樣子會討好查理斯。這種表演，根本是為了展現自己，而不是站在別人角度看，自己的老公想要的什麼？

歸根結底，就是自私。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問題。總是斤斤計較，以自己為先，卻不明白成功的道理——做人。

以前的我真的會選擇類似戴安娜這種俗稱「獎盃女友」的伴侶。但久而久之，我發現真的不能和這種人經營關係下去。反而，其實是在的人，才可以長久。



THE CROWN



西九大盒觀劇記

算是頗遠了。

我這次觀看的是劇場空間的《生死裁決》(Verdict)，是「推理小說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這齣劇本來是安排在今年年中演出的，無奈疫情突襲，只能延至11月上演。我這次看的是星期五日間場，在香港是較為特別的。香港通常日間的3點場只有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才會演出。劇場空間的藝術總監和《生死裁決》的導演余振球告訴我，有些人以為這個日間場是為學生而設的學生專場，其實這是如星期六和日的日間場一樣，給各界觀眾觀看的場次。他說：「外國的周日日間場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為何我們不在香港推行這種做法呢？」

事實上，劇場空間已經超過4次在星期五上演日間場了，反應都很好。所以，劇團這是再次安排日間場演出。反應如何？全劇院的座位約400多個，疫情下劇團出售五成票，全院「滿座」，可見這個演出場次很受觀眾歡迎。也許其他劇團也可以考慮試演周日日間場，可能會吸引一班想在周日日間看表演的觀眾入場。

《生死裁決》的劇本特別之處有二。首先，她

並非由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小說改編，而是由作者直接撰寫劇本。所以，《生死裁決》是沒有小說原著的。第二，《生死裁決》並不是一個兇兇的偵探故事，因為死者如何死去是直接呈現在舞台上呈現於觀眾眼前。它要討論的是人性的問題，是叫觀眾思考而非猜誰是兇手。

本劇的翻譯是陳鈞潤，亦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個翻譯作品。時日如飛，我這位劇壇好朋友已經離世14個月了。不過，他的產量甚多，我相信日後我們在香港劇壇仍然會看到他的舊作。

大盒是一個令觀眾坐得很舒服的劇場，不愧號稱為全港最大的黑盒劇院。院外另一邊有一條海濱長廊，如果將來的交通配套發展得好的話，應該是一間能吸引觀眾的劇院。

離開劇院時，夕陽已下山，夜幕低垂。下午時分很炎熱的長路氣溫驟降，在其上走路變得很舒服。不少人在騎單車、跑步和散步，是一個舒適的公共空間。我走在天橋上往下望，是寬廣的西隧出入口。在晚燈和清風襯托下，比日間多了一份美感與悠閒。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香港，這個小島依然很美。

西九文化區的自由空間劇院啓用後不久，我去過一次。那次很幸運，由於是星期六，往返都有人載我。所以雖然我知道要到那兒並不容易，由於以車代步，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不便。

這次我要在一個星期五下午去呢稱大盒的自由空間看劇，沒有私家車可坐了，只得預早查詢如何前往該處。雖然我在網上得悉有小巴到達，但是那會到太倉的劇場人都給我相同的建議：直接由九龍站步行到目的地。我明知那是一條頗長的路，就當做運動好了。

那個下午，我預早了很多時間，由九龍站開始走到大盒。我從九龍站走到橫跨西隧入口的天橋上時已經走了不少路。過了天橋，橋底便是西九文化區公園的入口，跟着便要走一條更長的路。有人告訴我公園有暗頭，不知道我是否走錯路，沿途都沒有公園的感覺，見到的只是地盤，有些建築工人正在開工。那個下午太陽很猛烈，幸好我準備了太陽眼鏡和傘子。好不容易到達大盒。我沒有認真計時，我猜想大概走了約20多分鐘的路程。以一般劇院與港鐵站的距離來說，大盒可